

明 四 家 传

上
卷



王
家
诚
著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
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
青山廖绝无烟埃，刘郎一去不复来；
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

——唐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俗文化語彙 · 1

明四家

明四家

明四家，指明代四位著名畫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他們的作品，以山水、花鳥、人物、仕女為主，風格多樣，影響深遠。



明四家



明四家传

王家诚、著

上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四家传上下/王家诚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 - 7 - 5306 - 4947 - 3

I. 明… II. 王… III. ①沈周 (1427 ~ 1509) - 传记
②文徵明 (1470 ~ 1559) - 传记③唐寅 (1470 ~ 1523) -
传记④仇英 (1501 ~ 1551) - 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66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40 × 970 毫米 1/16 印张 53.75 插页 12 字数 566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6000 套 每套定价:92.00 元

弘治甲寅秋八月沈周作
大痴道人筆意



沈周 仿大痴山水图



沈周 卧游图之四



沈周 卧游图之十



文征明 石壁飞虹图



文征明
秋花图



文征明 杂画四段图之一

目 录

第一章	苏州的复苏	001
第二章	凤去台空	008
第三章	西庄雅集	015
第四章	有竹居	023
第五章	西湖之旅	031
第六章	哀乐中年	040
第七章	混沌初开	048
第八章	市井书香	056
第九章	舟行景移 云泉得意	064
第十章	狂狷	072
第十一章	风流韵事	080
第十二章	乱世的忠贞与平凡	088
第十三章	无用之用	096
第十四章	命运的悲剧	105
第十五章	薪传	113
第十六章	闭门好画入时眉	122
第十七章	黄粱一梦	130
第十八章	忘年知交	138
第十九章	沧桑	146
第二十章	白发	154
第二十一章	醉士	162
第二十二章	祈梦	170

目

录

001

第二十三章	画壁的隐士	179
第二十四章	风波	189
第二十五章	南京解元	197
第二十六章	科场波澜	205
第二十七章	赋归	214
第二十八章	宜兴小景与募驴图	222
第二十九章	风流才子	231
第三十章	友爱	239
第三十一章	秋收	247
第三十二章	点秋香	256
第三十三章	点秋香考	264
第三十四章	落花吟	274
第三十五章	苍松芙蓉	283
第三十六章	四海资身笔一枝	291
第三十七章	歌风台	300
第三十八章	痴与癫	308
第三十九章	梦墨亭	317
第四十章	莲花似六郎论	325
第四十一章	垂虹别意	334
第四十二章	心灵的回光	343
第四十三章	红叶寒花	353
第四十四章	悟道	361
第四十五章	剑池寻幽	370
第四十六章	宁王聘贤	379
第四十七章	虎口	387
第四十八章	倦游	396
第四十九章	月夜古坟	404
第五十章	溪山渔隐	412
第五十一章	上书	421
第五十二章	沈文山水合璧册	429

第一章 苏州的复苏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青山寥绝无烟埃，刘郎一去不复来；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

——唐寅《桃花屋》(注一)

明天启二年，距嘉靖二年苏州才子唐寅(伯虎、子畏、六如居士)逝世，已整整度过了一百年的岁月。他的坟墓，早已掩埋在荒烟蔓草中，无从寻觅。晚年，他隐居桃花坞里的桃花庵，如今也只能从他的诗、画里去追寻和想象。

有人概略指出，桃花坞就在苏州城西北角上，齐门里那片荒地；至于桃花庵遗址，恐怕就更加渺茫了。

白天，那里牧放着羊群，牧童燃烧野火，或投石嬉戏，时而赌徒、乞丐出没其间。周边，错落的田舍、菜畦之外，也有些雕版印制年画的作坊；在一片荒芜杂乱中，男女老幼为着生活而忙碌。

夕阳西下时，晚风猎猎，群鸦乱飞，隐约可以听到阊门外寒山寺的钟声。入夜后的荒丘，就更加苍凉，不但闻不到当年香传十里的花香，听不到庵前鹤唳和夜宴的弦管，看不到石栏回护，桃林掩映的梦墨亭影。蛙声虫鸣中，只有土埠乱石，槎丫老树上三数声噪叫，和草丛间的点点流萤。

沧海桑田，世间一切都在不停地演变；姑苏台不也已成为一片废墟？响屧廊、馆娃宫、西施洞，只剩下一点依稀的遗迹，连虎丘剑池的水，也有干涸的时候。桃花庵并不例外，无法逃出自然的轨迹。

其实，这种苍凉，这千古不易的铁则，唐伯虎体会得比谁都深，他在“响屧廊”诗中写：

“……响屐长廊故几间，于今惟见草班班，山头只有旧时月，曾照吴王西子颜。”

无如后之来者，总希望能在榛荆荒莽间，寻找出这一代风流才子的足迹。仿佛这样，才算为古人尽了一份心意，对昔贤是一种慰藉，也为来者，树立下一个典型。礼部左侍郎韩世能（存良、敬堂），就怀着这样的心境，他想寻求桃花庵的遗址，修复古迹。但由于种种人为的阻碍，使他怀恨以终，在给沈钟彦的手札中留下：

“百年遗迹，竟付衰草斜阳！”的喟叹。

这一年春天，又该是桃花盛放，群莺乱飞的时候，桃花坞荒芜依旧，只是在比较平坦的地方，建立了几间精舍。这时的桃花坞，部分被杨大濂（汇庵）买了下来，由供禅僧闻宗照顾着，正开工动土，准备修建“准提庵”。

孩子们在环绕精舍四周的池中嬉戏，供禅僧悠闲地望着那些脱得光赤的小孩儿，望着雨后碧绿如洗的山冈和斜向天边的彩虹。忽然间一阵哗叫，孩子们从池中发现一块水渍苔封的巨石。他们好奇地呼喊，等到大人聚拢了捞起来看时，发现石碑上刻的竟是唐伯虎的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注二）

看来，这里就是唐伯虎读书、画画，和祝允明（希哲、枝山、枝指生）、文徵明（原名壁，更字徵仲）、王宠（履仁、履吉）饮酒作乐的桃花庵了。有人说，这是缘分——杨大濂和唐伯虎的缘分；无意间，他也成全了韩世能的心愿，使这位长洲诗人和史学家，含笑九泉。

供奉僧闻宗，到处奔走相告，散播着兴奋、感叹和议论。

接着，文徵明为桃花庵所题的匾额也出现了。人们纷纷从古册中，摹写唐伯虎的画像，从笔墨间，揣摩他那秀朗的面容，和清狂玩世的神情。苏州梨园，也以一种对才子的虔敬与热情，把传说中的三笑姻缘搬上了红氍毹，活化了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

勘破了世情与生死的唐伯虎，曾经留下一首最值得玩味的绝笔诗：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注三）

桃花庵发现了，落成后的淮提庵中，供奉着一大一小两尊唐伯虎的塑像，让骚人墨客、多情的男女唏嘘凭吊；然而，埋玉之冢，渺然如故。

崇祯十七年，暮春时节，雷起剑等六七好友，泛舟于吴市西南的横塘。

一片野水萦绕的荆棘、杂草丛中，有人指说是唐伯虎墓之所在。若敖鬼馁，不但没人祭扫，恐已成了牧竖践踏，牛羊往来的牧场。

“墓在横塘王家村”，想起祝枝山“唐伯虎墓志铭”中所载，与眼前这片苍茫烟水，似乎颇相符合，因此，几位游春的诗人深信不疑。

有人说，唐伯虎虽然乏嗣，一任荒凉至此，为朋友的恐怕也难辞其咎；各人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戚然之感。

也有人说，千载以下，读他的诗词、玩赏他书画的人，谁又不是他的朋友呢？于是，几个人舍舟登岸，披荆斩棘，除草添土地祭奠起来。

两个月后，一座无人看管的孤坟，不仅立碑、植树，更筑起几间屋舍，作为奉祀之所。在邻近田夫的协助下，他们在桃花坞废址寻到一位孀居的老妇；据称是唐伯虎的侄孙媳妇。或许，这就是他仅有的后裔。

但这一年，也是数以亿计的汉族人，记忆中最为哀伤悲痛的一年。不仅遭逢前所未有的疯狂动乱，更身受着改朝换代，异族蹂躏的剧变。狂飙巨浪中，不但几位诗友对南京解元唐伯虎身后萧条的感叹，像一滴细小水珠般被淹没，连阊门内粗经整建的桃花庵，也重归荒寂。一些破败的房舍，又像蔓草野藤般地覆盖在那片起伏的荒丘上面。

发现桃花庵址七十几年后的秋天，一位不知名的过客，偶然在一间破败、简陋、透着霉腐味的草舍里，发现一块掘得的石碑。碑上刻着：

“明唐解元之墓”，右傍为：

“中议大夫赞治尹，直隶苏州府知府，天水胡纘宗书”，左侧则刻：

“嘉靖五年，岁次丙戌，冬十二月上浣吉旦，弟申立石。”

立碑的时间，距唐伯虎结束多彩多姿而又凄苦潦倒的一生，已整整三年。埋骨的地方，则在淮提庵西，正是他赏花、赋诗的地方。花落时，则与二三知友，对花痛哭，命小僮一瓣瓣地拾取，盛储在锦囊中，葬在药栏下面。然后，

在泪眼模糊中,唱和沈周(启南、石田、白石翁)一首又一首的“落花诗”;想不到,他自己竟与花同葬,难怪他诗中:

“阳间地府俱相似了”。

祝枝山所指“墓在横塘王家村”,既然不可能有误,想是死后三年,始由胞弟唐申迁葬于故园之中吧?他的墓,也相近唐朝佳丽贞娘之墓(注四):

“独有贞姬香土在,风流合併解元坟。”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也就更增加了浪漫情调。

发现唐伯虎墓碑的这年冬天,另一位过客——平湖诗人沈季友(客子),做客桃花坞。在友人的指引下,凭吊过唐寅墓后,他把那种凄凉、零落的景象,告诉了江苏巡抚宋荦(漫堂、牧仲)。

一双双紫燕,穿梭于溪流、草亭之间。男女游人,通过修整的墓道,向那位前朝才子,昔日的桃花庵主墓前,焚香膜拜。一道蜿蜒的白墙,在起伏的丘埠间,围成一片隔绝尘嚣的世界。陵谷之间、坟墓和草亭四周、溪流两岸,错落落地栽植着成千上万的桃树,人们不难想象数年后春天,繁花烂漫、莺飞蝶舞的景象。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九四)端午节前十日,重临桃花坞的沈季友,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前次,巡抚邀宴时的几句感慨,竟在短短的数月间,点化成一如唐伯虎诗画中所描绘的桃源。在他离开苏州之后,这位爱好风雅的中丞,不仅率众前往墓前奠祭,并商同士绅、地方官吏,捐金买下这片废置已久的荒地,种花修池,树立门屏,恢复了桃花坞的旧观。茅草覆盖的才子亭中,唐伯虎外,更奉祀着文、祝、张灵(梦晋)、徐祯卿(昌谷、昌国)等吴中才子。

生活在异族的高压和严密文网下的诗人墨客,借着对才子佳人的凭吊,发抒出积郁已久的故国之思。借着古城一角桃花坞的复建,进而在心灵深处复建起明朝盛世的苏州,和反映于当时文人生活中的“吴趣”。

月夜,人们恍惚间听到祝枝山叩门索饮的声音。

曲水流觞,在溪流两岸的桃树下,男女席地而坐。艳丽的服饰,与红桃绿柳,相互辉映。才子们高吟低哦,举行传自古昔的春天修禊。

朱衣金目,带着几分酒意的张灵,在虎丘可中亭下,忘情地跳着“天魔舞”,连围观的游客,也变得如醉如痴。

年逾古稀的沈周,丰神健朗依旧,每隔月余,必定自相城搭船到苏州小



住。大部分时间，寄寓在齐门内的承天寺中；他爱那里的无拘无束和清静。偶尔被邀到文徵明的停云馆，唐伯虎的吴趋里小楼或祝枝山家中。他那慈祥的面容，风趣的谈吐，仿佛把江南的春天，一起带到了吴市。当唐祝二人纵酒狂歌之际，他和文徵明都酒量有限，因此总是拈杯微笑，以有趣的眼神，像看着两个被娇纵的大孩子一般。沈周搜集笑话和阴气森森鬼故事的兴趣依然不减，并随时录进他的《客座新闻》、《笑笑集》中，所以酒后的连篇鬼话，也成了几位后进之士对老师的一种奉敬。

出身贫苦，和唐伯虎同样受教于周臣（东邨）的仇英（实甫、十洲），总是默默地埋首于绘画之中；彩笔、丹青，仿佛就是他全部的语言。

.....

一时，古老苏州的高人逸士、清狂才子的事迹，萦绕于人们胸臆里，也复苏于诗文之中。

沈季友向苏州、扬州两地诗社，广征和诗，歌咏一时的胜事。

“……何人不旅，即此言归，风悲一邱，夜长万古。嗟呼！飞霜不击，冤狱谁明，落桂无枝，孤坟入恨……”长洲诗人韩葵（慕庐），以一篇充满悲凉意味的诗序，抒写墓碑发现的过程，和人们心灵的震撼，以及对才子的无尽怀思。以“更辟桃花旧兰若，钟声敲月伴黄昏”的诗句，来抚慰漂泊已久的孤魂。

另一堪称唐伯虎千古知音的长洲名士尤侗，奇伯虎之才，悲伯虎命运的坎坷，曾在所纂《明史》中，列伯虎的事迹于《文苑传》里。

“桃花坞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谓我非狂，直是牢骚不堪吐。渐离筑，祢衡鼓，世上英雄本无主。梧枝旅霜真可怜，两袖黄金泪如雨。江南才子足风流，留取图书照千古。且痛饮，毋自苦！君不见可中亭下张秀才，朱衣金目天魔舞。”（注五）

尤侗更以所作“桃花坞”一阙，编入《明史》“乐府”，使唐伯虎璀璨的才华，古昔英雄般的气度，照耀于史册。在那充满创造力和浪漫情怀的世代里，叠石、莳花、淡泊名利，但求悠游于山巅水涯——被陈继儒（眉公）称作“吴趣”的生活形态，也因为这些异代有心人的追寻与发扬，长存人们的心中。

苏州流行一则笑话：

每年腊月二十四日，所有灶神齐集五帝座前，奏明人间功过。众灶神各